



# 锌皮娃娃兵

## Zinky Boys

[白俄]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

高莽 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 锌皮娃娃兵

## Zinky Boys

[白俄]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

高莽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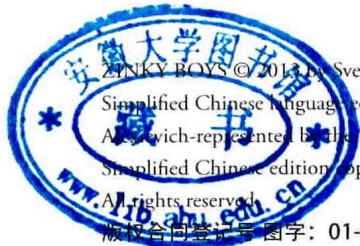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锌皮娃娃兵/(白俄)阿列克谢耶维奇著;高莽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108-3083-9

I. ①锌… II. ①阿… ②高… III. ①纪实文学—白  
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1.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7682号



ZINKY BOYS © 2014 by Svetlana Alexievich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vetlana

Alexievich-represented by the Literary Agent Galina Dursthoff.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 © 2014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3963

## 锌皮娃娃兵

作 者 (白俄罗斯)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 高莽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0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083-9

定 价 36.80元

# 前言

历史会说谎。

——萧伯纳

## 我再也不愿意写战争了

我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愿意写战争了。

完成《战争中沒有女性》一书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正视由于普通磕碰从鼻子里往外流血的孩子。在别墅区，看到捕鱼人欢天喜地地从深水中把鱼甩到岸边沙滩上时，我扭头就跑开，鱼那双静止不动的凸泡眼睛让我作呕。

我们每个人，大概在生理与心理方面都有自己的防痛储备力，而我的储备力已经用尽。我听见猫被汽车轧死时的惨叫声就要发疯，见到被踩死的蚯蚓就回避。我不止一次想到，鸟类、鱼类，如同所有生物一样，也有形成自己历史的权利。将来总有一天，有人会把它们的历史写出来。

然而，突然的事发生了！如果这事可以称为“突然”的话。战争已经进行到第七个年头了。

“人世间的悲痛有百种反映。”（莎士比亚《理查三世》）

开车去农村的路上，我们顺便捎上了一个上学年龄的小姑娘。她到明斯克采购了食品，一个大提包里露出几个鸡头，行李架上塞了一网袋面包。

进了村子，她的母亲出来迎接。她站在篱笆墙旁高声喊叫。

“妈妈！”小姑娘向她跑过去。

“哎呀，我的好闺女，可来信了。咱们的安德烈在阿富汗……噢——噢！……他们像运回费多里诺夫的伊万那样，也会把他运回来的……孩子小，需要的坑也小……可是，我抚养大的不是一个小伙子，是一棵大橡树啊……有两米高。他来信说：‘妈妈，骄傲吧，我是空降兵……’噢——噢——噢，积德行善的人们哟……”

再讲一件去年的事。

一位军官带着旅行包坐在汽车站的候车室里，大厅有一半空着。他身旁是个又瘦又小的男孩子，脑袋剃成士兵的秃瓢，用叉子在盛着干无花果的箱子里挖来挖去。几位农村妇女老实巴交地凑到他们身边，坐了下来，她们问：“到哪里去？干什么去？他是什么人？”

军官是护送小兵回家的，小兵精神失常了。

“从喀布尔开始他就乱挖，手里有什么东西就用什么挖，不管是铁锨、叉子、棍子，还是自来水笔。”那个孩子仰起头来说：“应当掩蔽起来……我在挖战壕……我挖得可快啦……我们把战壕叫阵亡将士公墓……我要为你们大家挖条大战壕……”

我平生第一次看见和眼睛一般大的瞳仁……

我周围的人都在议论什么呢？都在撰写什么呢？他们议论的、撰写的都是什么国际主义义务，地理政治，我们的国家利益，南部国境线。

在预制板搭起来的房子里，在农家茅舍里，窗台上摆着一盆盆无忧无虑的天竺葵。民间暗地里流传着有关阵亡通知书的事，有关锌皮棺材的事，说赫鲁晓夫时代建起来的小房子容纳不下那种棺材。不久以前，母亲们还扑在钉得严严实实的铁箱子上，绝望地呼天抢地；这时她们又在职工面前、在学校里，号召其他的孩子要“完成对祖国应尽的义务”。

在书报检察机关所密切注意的关于报道战争的文章中，从不提苏联士兵的死亡。他们硬要我们相信，“苏军有限人员”正在帮助兄弟国家的人民铺修公路，正往村子里运送肥料，而苏联军医们正在为阿富汗的妇女们助产接生，很多人信以为真。回国的士兵们把吉他带到学校里去，唱一些本来应该大声疾呼的事……

我和一个人谈了很久，我想从他口中听到，作出开枪还是不开枪这一选择时的痛苦心理，可是他走开了。对他来说，这事似乎不是什么悲剧。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为了社会主义”杀人就好！军令已经为这些孩子划定了道德的规范。

尤·卡里亚金写道：“任何一桩历史事件，都不能按其自我意识进行判断。可悲的是，这种自我意识与历史并不相符。”

我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读到这么一句话：“人在自我中永远地丧失了。”

可是，我再也不愿意写战争了……

## 我已置身于真正的战场上

塔什干航空港里闷热，处处是瓜味，简直不像航空港而是瓜棚。半夜两点钟，我望了一眼水银柱——三十摄氏度。半野不野的肥猫，据说是阿富汗种，毫不胆怯地往出租车下边钻。

年纪轻轻的士兵们（他们还是娃娃呢）拄着拐杖，在一群从疗养地归来的、皮肤晒成酱紫色的人之间，在木箱之间，在水果筐之间一跳一跳地走动。谁也不理会他们，大家习以为常了。他们铺上一张旧报纸或一本旧杂志，席地而睡、席地用餐，过了一周又一周，他们就是买不到飞往萨拉托夫、喀山、新西伯利亚、伏罗希洛夫格勒、基辅、明斯克的机票……他们在什么地方被弄成残废的？他们在那边保卫了什么？没人对这些事感兴趣。只有一个小孩睁大眼睛盯着他们，还有一个醉醺醺的叫花婆子走到小兵面前，说：

“你过来……让我可怜可怜你……”

他用拐杖把她轰走了。可她并没有生气，还说了两句只有女人才能说出来的、让人伤心的话。

我身旁坐着几位军官，他们在议论我国生产的假肢如何不好，还在谈论伤寒、霍乱、疟疾和肝炎。他们说，头几年没有水



井，没有厨房，没有浴室，没有东西可以刷洗锅碗瓢盆。还议论谁带回来了什么东西，有人带回来摄影机，有的是“夏普”牌，有的是“索尼”牌。战争对某些人来说如同后娘，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亲妈。我还记得他们用怎样的目光观望那些休假归来的漂亮妇女，她们身穿袒胸露背的连衣裙……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过军人武夫，说他们是“世界上最不动脑子的人”。

人杂的地方散发着厕所堵塞的气味。我们长时间等候飞往喀布尔的飞机，突然出现了很多女人。

下边是她们谈话中的零碎句子：

“我的耳朵开始听不清了。最初是听不见鸟儿在高空鸣唱，比如，我一点儿也听不见鹌雀的叫声。我把它们的叫声录了音，调到最高频率……这是头部挫伤的后遗症……”

“你得先开枪，然后再查明情况，被打死的是妇女还是婴儿……人人都有自己的噩梦……”

“枪声一响，毛驴就躺下；枪声停了，它就站起来。”

“我在苏联是什么人？是妓女？这事我们最清楚。哪怕是在合作社里赚几个钱呢……可是男人呢？男人又怎样？个个是酒鬼。”

“将军说过要尽国际主义义务，要保卫南部国境。他甚至动了感情，说：‘给他们带点水果糖。他们还是娃娃，糖果是最好的礼物。’”

“军官很年轻。当他得知他的一条腿被截时，便哭了。他长得像个大姑娘，皮肤粉红白皙。起初我害怕见死人，特别是没有

胳膊没有腿的死人……后来习惯了……”

“若当了俘虏，他们先砍掉他的四肢，然后又把砍断四肢的地方用止血带包扎起来，免得流血过多死了。他们就这样把人扔下，我们的人把他们找回来时，是一堆一堆的肉。那些人想死，可是硬是被治疗。”

“海关看见我的旅行包是空的：‘你带了什么东西？’‘我什么也没带。’‘什么也没带？’他们不相信，逼我脱衣服，只剩下一条裤衩。因为人人都带了两个皮包。”

“起来，否则就睡过站了……”飞机已到了喀布尔上空。

飞机在下降。

炮声隆隆。巡逻兵端着自动步枪、穿着防弹背心检查通行证。

我本来不想再写战争了，可我已置身于真正的战场上。

观察他人怎样显示勇气，怎样去冒险，多多少少有些不道德。昨天我到食堂去吃早饭，路上跟哨兵打了个招呼，半个小时以后，这位哨兵被一块飞进卫戍区的流弹片打死了。我一整天都在努力回忆这个孩子的相貌……

此地把记者称为编故事的人，作家也一样。我们作家小组里几乎清一色都是男人，他们都急于到最远的哨所去，想冲锋陷阵。我问其中的一个人：“为了什么？”

“我对这事感兴趣，我将来可以说：我到过萨兰格……我要放几枪……”

我怎么也摆脱不了一种感觉：战争是男性天生的特质。对我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

## 摘自他人的讲话——

“我靠近开了一枪，眼看着那个人的头骨飞散开了。我心想：‘这是第一个。’战斗之后，有些人受伤，有些人被打死，大家都不言语……我在这儿梦见了电车，梦见我乘电车回家……我最喜欢回忆妈妈烤馅饼的场景……家里充满揉面的香味……”

“你和一个好小伙交了朋友……后来，你看见他的肠子一串串挂在石头上……这时，你就开始想要替他报仇了。”

“我们在等待驮运队，等了两三天。我们躺在滚热的沙子上，就地拉屎撒尿。等到第三天晚上，你快急疯了，你满肚子仇恨，射出了第一梭子弹……一阵枪击之后，一切都结束了。这时，我们发现驮运队载的是香蕉和果子酱……那次吃的甜玩意儿足够回味一辈子……”

按普希金的看法，一个人若想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写出来（或都讲出来），是力所不及的。

坦克上写着红色的大字：“为马尔金报仇雪恨。”

一个年轻的阿富汗女人跪在街道中心号啕大哭，她面前躺着被打死的婴儿。大概只有受了伤的野兽才能嚎得这么凄惨。

我乘车经过一个个被摧毁的村庄，村庄活像是翻耕后的田地。不久以前，这儿还是一座座农舍，现在成了一堆堆没有生命的泥土，它比在打冷枪的黑暗还可怕。

我在军医院里看见，一个俄罗斯姑娘把一个绒布小熊放在阿富汗男孩的床上。他用牙叼着玩具在玩、在微笑，他的两条胳膊

都没有了。有人把他母亲的话译给我听：“是你们俄国人开枪打的。”又问：“你有孩子吗？是男孩还是女孩？”我怎么也无法弄明白，在她的话里，更多的是恐惧还是宽恕？

人们在讲圣战者对付我们俘虏的残酷手段，活像是中世纪时人的所作所为。这个国家的确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他们的年代现在是 14 世纪。

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中，马克西莫维奇评价一个山民杀死贝拉父亲的行为时说：“当然喽，按他们的观点，他做得合情合理。”可是按俄国人的观点，那是兽性行为。作家发现了俄罗斯人民的这一惊人特点：善于站在另一民族的立场上，并用“他们”的观点观察、理解事物。

可是现在……

### 摘自他人的讲话——

俘虏了几个“杜赫”<sup>①</sup>……我们审讯他们：“军用仓库在哪儿？”他们不语。我们用直升机把其中的两个人吊到半空中：“在哪儿？指给我们看……”他们不语。于是我们把一个人抛向山岩。

他们打死了我的朋友。他们还想笑，还想高兴？他已经不存在了……哪儿人多，我就往哪儿开枪……我开枪扫射过阿富汗人的婚礼……新郎和新娘，一对新人正走着……我不怜悯任何

---

<sup>①</sup> 苏军对阿富汗武装人员的称呼。（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人……我的朋友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伊万·卡拉马佐夫说：“野兽永远不会像人那么凶残，凶残得那么巧妙，又那么艺术。”

是的，我预料到我们不愿意聆听，也不想写下这些事。但是任何一场战争，不管是谁指挥的，是为何而战的，尤利乌斯·恺撒也好，约瑟夫·斯大林也好，都是人和人的相互残杀。这是杀人，但我们国内对这事不能深入思考，不知为什么学校里不提爱国主义教育，而提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我何必为“为什么”而惊讶呢？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军事社会主义、军事国家、军事思维方法。难道我们不想成为另外一种人吗？……

不能如此考验一个人，人是经受不住这种考验的。在医学上，这叫“活体试验”，即用活人进行实验。

今天有人引用了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话，说“人是川流不息的”。

晚上打开了录音机，欣赏“阿富汗人”的歌曲。孩子们的嗓音还没有定型，他们模仿维索茨基<sup>①</sup>沙哑地叫着：“太阳像颗大炸弹，落在村庄上”，“我不需要荣誉，我们能活下去就算是褒奖”，“我们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要杀我们”，“可爱的俄罗斯呀，你怎么竟把我出卖了”，“我已经开始忘记人们的相貌”，“阿富汗，你比我们的责任更重大，你是我们的宇宙”，“独腿汉

---

<sup>①</sup> 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1938—1980），苏联著名诗人、戏剧演员和音乐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行吟诗歌的主要代表。因歌词内容的敏感性而得不到公开出版，其行吟诗歌只能通过普通录音机相互转录的形式在数以千万计的听众中间传播。

子像只大鸟，在海滨跳跃”，“死者已不属于任何人，他脸上已经没有仇恨”。

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的士兵返回苏联，我站在送行的人们中间。我走到一个娃娃兵面前，他没有舌头，成了哑巴，他被俘过，小兵制服里边露出军医院的病号衣。我问他话，他一个劲儿地写自己的名字：万涅奇卡，万涅奇卡。他写的名字，我看得清清楚楚——万涅奇卡……他长得很像我白天谈过话的那个小伙子，他反反复复地说：“妈妈在家等着我。”

……

我们乘车最后一次穿过冰雪封冻的喀布尔市区的胡同，在市中心人人熟悉的招贴画前开过去：“共产主义是光明的未来”，“喀布尔是和平的城市”，“党和人民团结一致”。这是我国印刷厂印制的招贴画。我们的列宁站在这里，举着一只手……

在航空港遇见了几位熟悉的摄影师，他们在拍摄装运“黑色郁金香”<sup>①</sup>的过程。他们讲话时不抬眼皮，讲如何给死者穿上旧军服，还有马裤，有时这类衣服也不够用，就不穿军衣，光着身子装进棺材。旧木板、锈钉子……“冷库里运来了新的死者，好像有一股不新鲜的野猪肉味……”

如果我把这些事都写出来，谁能相信我？

---

<sup>①</sup> 黑色郁金香：指战争期间死亡的士兵的棺材。阿富汗战争期间，苏联用安-12飞机把牺牲的苏联军人的尸体从阿富汗运送回国。

## 我们彼此太贴近了，任何人都休想逃避

我的创作之路还是从人走向人，从文献走向形象。每一篇自白就像一幅彩色的肖像画，谁也不谈文献，都谈形象，都谈现实的幻觉形象。世界不是按日常实况，而是“按自己的形象与精神”创造的。我的研究对象仍然如故，是感情的历程，而不是战争本身的历程。人们想的是什么？希求的是什么？他们为何而欢乐？为何而惧怕？他们记住了什么？

这场战争耗时比伟大的卫国战争长一倍，而我们对它的了解，恰恰只限于我们不必为它担心的那点内容，免得我们看见自己的本来面貌而心惊肉跳。尼·别尔嘉耶夫在书中写道：“俄罗斯作家永远对真理更为关心，而不是美。”我们正是在寻求这一真理的过程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今天尤其如此，在写作台前、在街道上、在集会中，甚至在节日的晚宴上。我们无尽无休思考的是什么呢？仍然是那些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到了这时我们才弄清楚，我们对待任何事物，甚至对待人的生命，也没有像对待有关自己的神话这样关怀备至。我们是最最优秀、最最正义、最最诚挚的，这种看法灌入我们的头脑，已经根深蒂固了。谁若是敢对此有所怀疑，立刻会被扣上违背誓言的罪名，这在我国被视为大逆不道！

## 摘自历史——

“1801年1月20日谕旨：顿河首领瓦西里·奥尔洛夫率其哥萨克人向印度进军。当月内他们就抵达了奥伦堡，再由该地继续挺进，三个月之内‘经布哈拉与希瓦，抵达印度河’。不久，三万名哥萨克人渡过伏尔加河深入哈萨克草原。”<sup>①</sup>

## 摘自当今报纸——

“铁尔梅兹市的扁桃树鲜花怒放，今年2月，即使大自然不馈赠这一厚礼，古城居民也会把这些日子作为最隆重最喜庆的时刻铭记心中……

“乐队开始演奏。祖国在欢迎亲爱的儿子归来，我们的男子汉完成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返回了家乡……这些年，苏联士兵们在阿富汗修复和新建了数百栋小学、贵族子弟学校和中等学校校舍，三十座医院和同样数目的幼儿园，近四百栋居民住宅，三十五座清真寺，几十眼水井，近一百五十公里水渠与河道……他们在喀布尔担负了保卫军事目标与和平设施的任务。”<sup>②</sup>

再引一句尼·别尔嘉耶夫的话：“我从来不属于任何人，我仅仅是自己的我。”这话不是针对我们说的。我们这儿的真理，

---

<sup>①</sup> 见《为政权而战（俄罗斯17世纪政治史片断）》一书。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8年版，第475页。

<sup>②</sup> 见《莫斯科真理报》，1989年2月7日。



总是为某人或某事服务的：为革命利益，为无产阶级政权，为党，为大胡子独裁者，为第一或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历届代表大会……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最后的力气喊出：“真理高于俄罗斯。”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中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见 24 章，第 4—5 节）<sup>①</sup>

来者人数很多，甚至难以历数他们的名字……

我反问自己。我询问别人。我寻找答案。我们每个人是怎样扼杀了心中的勇气？怎样把我们的普通男儿变成了杀人的人？为什么为了某人的需要，就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然而，我不对我的所见所闻作出评判，我只想把人的世界按本来面目反映出来。今天对战争真理的思考，如同对生与死的真理思考一样，比过去广泛多了。人终于达到了自己在不完美时所期望的目的：他能够一举杀死所有的人。

苏军在阿富汗每年作战的人数多达十万，如今这已不再是秘密了，十年里一共一百万。战争还有另一种统计方法：发射了多少发子弹和炮弹，击毁了多少架直升机，报废和穿破了多少套制服，毁坏了多少辆汽车。这一切需要我们付出多少代价啊？

苏军死伤五万。这个数字可以相信，也可以不信，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巧于统计的。时至今日，卫国战争期间牺牲的人数我们还在统计，尸体还在埋葬……

---

<sup>①</sup> 本书所有《圣经》引文均参照中国基督教协会1994年印发的《新旧约全书》和合本。